

京劇匯演 瑕瑜互見

藝術賞析

Culture and Arts

中國京劇名家名劇大匯演在新光戲院上月一連演出幾場，既有名家坐陣，亦有新進登場。單以筆者所觀賞的連續兩晚表演，幾乎座無虛席，情況十分熱鬧。

塵紆

筆者看的是最後兩晚的表演，前者是全本《四郎探母》，後者是《名家群英會》。《四郎探母》是一齣常演的大戲，而《名家群英會》其實是一眾紅星名家各來一段清唱，以及合演幾個折子。

《四郎探母》有不同演法

《四郎探母》敘述楊家將的楊四郎（延輝）流落番邦（遼國），娶了鐵鏡公主，還生了小孩；可是故國未忘，思母情切。公主看他心事重重，於是多番追問。四郎起初閃躲，最後和盤托出。公主愛夫情深，居然幫助取得（其實是騙得）出關的令箭。四郎得以過關，回宋見母，而重逢後彼此痛哭一番，盡訴別後情懷。這齣戲大體上分為「坐宮」與「見母」兩大折，加上「坐宮」之前以及「坐宮」與「見母」之間的一些過場戲。「坐宮」與「見母」各有長長的唱段也是京劇裡著名的唱段。此劇有一長一短的兩種演法：長者，從頭演到尾，算是一齣大戲；其二是選一折而演，既可單演前面的「坐宮」，又可單演後面的「回營」；前者是老生青衣戲；後者是老生老旦戲。

這齣傳統戲最有趣的地方，是老生、青衣（以「坐宮」而言），以至老旦（以「回營」而言）必學必演的戲，而且不屬於某派老生或某派青衣的專戲。換言之，各派老生都唱這齣戲；至於四大名旦唱這齣戲，也沒有一派是唯我獨尊，而是各擅場。梅派自有風韻，程派亦有特色。

年輕演員尚須多磨練

今次匯演的全本《四郎探母》，由年輕的老生、青衣、老旦等擔演，包括老生李博、且角張慧芳與郭霄、老旦畢小萍、小生張兵、二路老生馬磊，都是年輕梯隊的演員。當中只有老生杜鎮杰算是資歷較深的中年演員。除了杜鎮杰唱得尚算有三幾分韻，所有年輕演員的唱功，尚須多予磨練。不過，我們不應從他們身上奢求韻味，而是應該多加鼓勵，期望他們爭取到多一些實踐機會。

我們作為劇評人，儘管不擬挑別年輕演員的演藝水平，但台上某些物事，由於涉及技術錯誤，而不是涉及演員唱曲子的韻味有多少，必須嚴正指出，期以有錯就改。筆者所指的問題，都出自台上的「切末」。

「喜神」處理方法違傳統

所謂「切末」，以現代舞台用語解釋，是指擺設、布景、道具。當晚的《四郎探母》的切末，明顯有兩個問題：其一是「喜神」；其二是馬鞭。戲班裡用以表示嬰兒的物事，叫作「喜神」。

基於迷信與傳統，戲班中人對「喜神」十分崇敬，認為是祖師爺唐明皇的太子的化身，因此有特定規格。即便演員在台上抱著「喜神」，但這個布製的娃娃，一般都以絹子包好全身，極少讓它的頭露出來。可是今次匯演的劇團，居然把傳統的「喜神」製成恍似洋娃娃的模樣，而且頭腳盡露，與傳統大相逕庭。

四郎拿錯馬鞭須正視

另一方面，四郎拿的馬鞭，居然是一條四絡鞭，實在莫名其妙。須知馬鞭有不同的種類與顏色，

均按身份而劃分，絕不亂用。按照老規矩，文官用三絡鞭，即馬鞭上有三條絡穗；武將用五絡。四郎是武將，當然必須拿五絡鞭。可是演四郎的演員，既沒有拿五絡鞭，也沒有拿三絡鞭，卻拿了四絡鞭。然則，馬鞭除了三絡與五絡，難道還有四絡？答案是，四絡鞭，是有的；可它不是馬鞭，而是驢鞭，武將豈可亂用？筆者不是抱殘守缺，而是堅持傳統，否則年輕演員就不知對錯，何以做好承傳工作？

一如前述，最後一晚匯演的上半場，是名家各自清唱一段。當中最矚目的，不是京劇名家，而是粵劇演員羅家英。他清唱（不化妝，不穿戴）一段《空城計》。大家可能很納罕，為什麼他居然來一段京劇呢？他怎樣學的？唱功了得嗎？

《空城計》有兩種演法：

首先，必須解釋，羅家英是個京劇迷，常常看京劇，而且頗受薰陶。此外，他拜過京劇著名武生兼紅生李萬春。他也演過以京劇為楷模的粵劇關公戲。由於池中無魚，他的關公算是現代粵劇界的唯一代表。可是嚴格來說，以粵劇標準來看，他缺乏粵劇南派的特色；以京劇的標準來看，也遠遠比不上京劇的紅生前輩。

羅家英《空城計》欠韻味

綜觀當晚羅家英所唱的一段「空城計」，嚴正來說，並不及格。他唱來毫無老生應有的韻味，遑論展示人物當時的心理狀態。他連字音也很不準確，很多字在他嘴裡變成了普通話。慣聽京劇的戲迷，肯定覺得聽來不是味兒。須知普通話與京劇的字音有大幅的差距。羅家英的演唱，如果平常在台下湊個趣，倒還可以；在收費的晚會裡，登台演唱嘛，還差一大截。

這也再次證明，要唱好京劇，絕對是多個寒暑之功，斷非旦夕可至。在此奉勸「行哥」羅家英，但凡做事，一腔熱誠之餘，還須勤修苦練，方有所成。



▲杜鎮杰主演《四郎探母》的楊延輝



▲徐孟珂演出《龍鳳呈祥》



▲張慧芳演《四郎探母》鐵鏡公主
▲畢小萍在《楊門女將》飾演佘太君

力群版畫 贈中國美術館

中國美術館主辦「紀念力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作品捐贈儀式」近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行。捐贈數量共一百七十六件，其中包括八十七幅版畫作品的木刻原一六六版、中國畫一幅、書法一幅、畫稿七幅、楊鳴山油畫《力群肖像》一幅，同時捐贈力群所用木刻工具、手稿、書信、證書等實物及文獻資料。

力群（一九一二至二〇一〇）原名郝麗春，山西靈石人。他是中國著名版畫家，新興木刻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是「延安學派」版畫家的典型，其七十餘年的藝術生涯貫穿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發展的大半歷程，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和豐碩的創作成果。他早年受魯迅的影響，以木刻為武器，投身於民族解放鬥爭，其作品表現出對勞苦大眾的滿腔熱情。抗戰時期，力群奔赴延安，創作了《飲》、《延安魯藝校景》、《豐衣足食圖》等影響廣泛的代表作品。展開了他

一生忠實於生活，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創作主線。此次捐贈的木刻原版中便有此時期代表作品之一《豐衣足食圖》（一九四四年）的完整原版七版。此作原為新年畫，力群在此基礎上，刻成套色木刻，以烘托春節氛圍，表現了陝北農民家庭幸福歡樂的情境。作品吸取了我國民族和民間美術傳統表現方法，塑造了簡潔明快、色彩艷麗、富有抒情性和裝飾美感的藝術形象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力群積極探索符合大眾審美需求

的民族版畫風格，創作了一大批富有裝飾性和抒情情調的新作品。套色木刻《百合花》（一九五四年）表現現花的欣欣向榮和純潔之美。

現存三版木刻原版的《歸牧》（二〇〇二年）和現存五版木刻原版的《春天》（二〇〇八年），是力群晚年的套色木刻佳作。其在線條的刻畫上更為灑脫和寫意，畫面中呈現出一種隨性而優美、抒情的意境。

本報記者 馬浩亮



▲《豐衣足食》套色木刻版畫 一九四四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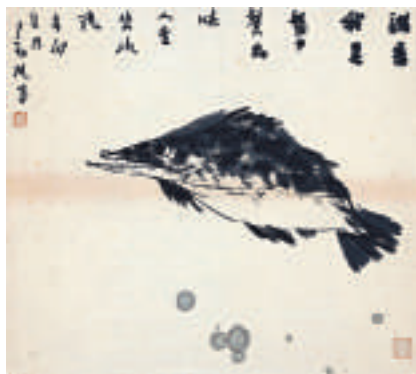


▲《春天》套色木刻版畫 二〇〇八年



▲《百合花》套色木刻版畫 一九五四年

楊遠征 展書畫作品



▲楊遠征作品《鯪魚圖》

【本報訊】本報記者楊斌長沙報導：由中國書法協會、湖南省文聯聯合舉辦的「楊遠征踏跡明心書畫藝術展」日前在湖南省書院舉行。展出的六十餘幅作品融詩、書、畫於一體，其中包括對聯、條幅等書法作品及二十幅畫作。

楊遠征於一九八五年首屆湖湘書法大賽上，得到時任湖南書協秘書長鄒邦生的賞識。著名篆刻家、書法家李立在看過他的字後，鼓勵他多臨碑帖、學作畫，豐富藝術感覺。鄒邦生教他從八大山人的畫開始臨摹。

在遍訪名家的同時，楊遠征開始探索和嘗試屬於自己的書法之路。他尤善草書，將草書作為主攻方向。他的草書，吸收了黃庭堅的線條美和情感豐富的特點，對懷素、張旭的草書亦頗有研究，還注重用哲學對比原理來解讀用筆，至此，楊遠征的草書用筆雄邁而筆勢恣逸，富有浪漫主義氣質。

在他看來，草書看似有更多自我發揮的空間，其實也有章法，需要花時間去研究，因為草書只要筆畫稍有不對，就可能變成另一個字。他的草書，疏密、輕重、收放、濃淡、方圓等處理得極為恰當，體現出哲學的對比原理。

香港江門清遠畫家聯展

【本報訊】記者周怡報導：繼去年先後於江門、清遠舉辦「三地美術作品巡迴展」後，黃瞻遠日前連同十餘位來自江門、清遠及香港的畫家在港舉行第三站「三地美術作品巡迴展」。

風格多樣內容各異

策展人亦是參展畫家的黃瞻遠，於展覽開幕禮上表示，「三地美術作品巡迴展」是各地藝術家交流、學習及發揮藝術才華的一個平台，希望今後能有更多這樣的機會，使各地畫家凸顯他們各自的特色和風采。

黃瞻遠出生於廣東中山，上世紀七十年代移居香港，在繪畫藝術之路上也經歷了數十載，「一個藝術家在香港的藝術道路並不好走，要投入、付出許多努力和堅持，但高興的是，現今藝術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和關注，因此我們會繼續努力、堅持下去。」黃瞻遠說。

黃瞻遠此次參展的幾幅畫，都以家畜及小動物為主，他說這些都是他在家鄉和平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真實情景。

黃瞻遠此次參展的幾幅畫，都以家畜及小動物為主，他說這些都是他在家鄉和平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真實情景。

三地聯展有利交流

此外，參與此次畫展的畫家還有來自香港的葉志華、麥榮、鄭少忠及鄭煒利；來自江門的黃仕強、胡剛、黃炳壯及王暢懷；來自清遠的歐錦華、劉偉忠與蕭海顏。各畫家帶來了山水、花鳥、池魚、建築、人物肖像等風格內容各異的繪畫，展覽更特別邀請了肖映川、李人毅及張海鴻的繪畫作品參與展覽。

黃瞻遠認為，香港與內地畫家相比，

都各有特色，但也希望都能夠在傳統的繪畫風格上有新的突破，或者加入新潮、現代的元素。

由香港中國書畫研究會、江門市文化廣電局及清遠市詩書畫研究院合辦的「三地美術作品巡迴展」，日前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行了開幕禮，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主席楊濤、前九龍總商會理事長鄭君旋、春風畫會名譽會長高勵節等嘉賓出席並發表講話。

楊濤表示：「藝術家們為藝術付出了許多辛勞和精力，無論展覽規模大小，他們都全情投入，而通過此次於香港舉行的三地聯展，無疑為各畫家提供了難得的學習及交流的機會，希望今後會有更多這樣的機會。」

編者按：「三地美術作品巡迴展」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出至一月十四日。



▲嘉賓及部分畫家合影



▲黃瞻遠及其作品《春滿三羊》（左）、《田園雙鵝》



▲鄭煒利作品《纏綿》

本報攝